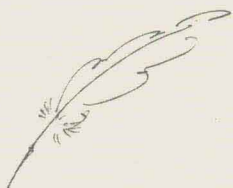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古今丛编

刘小枫 ● 主编



[俄] 梅列日科夫斯基 Дм. С.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 著

# 果戈理与鬼

Гоголь и чёрт

耿海英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古今丛编

刘小枫 ● 主编



# 果戈理与鬼

Гоголь и чёрт

[俄] 梅列日科夫斯基 Дм. С.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 著

耿海英 | 译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果戈理与鬼/(俄罗斯)梅列日科夫斯基著;耿海英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8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7533-4

I. ①果… II. ①梅… ②耿… III. ①果戈理, N. V. (1809~1852)—文学创作研究 ②果戈理, N. V. (1809~1852)—宗教哲学—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I512.064 ②B5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1441 号

---

## 果戈理与鬼

作 者 (俄)梅列日科夫斯基

责任编辑 王霄翎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南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 2013年8月北京第1版 201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202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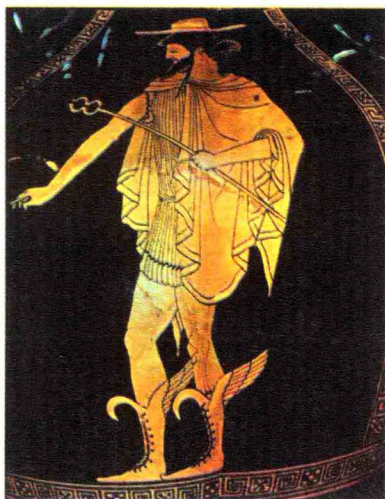
定 价 35.00元

---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 “古今丛编”出版说明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 20 世纪 40 年代,因应与西方政制相遇这一史无前例的重大事件,我国学界诸多有识之士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禀赋和志趣奋力译西学典籍,翻译大家辈出。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典籍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和偶然性。50 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典籍译业,整编 40 年代遗稿,统一制订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秩积,至 80 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尽管这套汉译名著的选题设计受到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80 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迫切感到必须重新通盘考虑“西学名著”翻译清单,首创“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系列。虽然从重新认识西学现代典籍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学界侈谈所谓西方文化,实际谈的仅是西方现代文化——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学术传统,尤其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兴起后出现的若干强势国家所代表的“技术文明”,并未涉及西方古学。对西方学术传统中所隐含的古今分裂或古今之争,我国学界迄今未予重视。中国学术传统不绝若线,“国学”与包含古今分裂的“西学”实不可对举,但“国学”与“西学”对举,已经成为我们的习惯——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培育起来的现代学术习性:凭据西方现代学术讨伐中国学术传统,无异于挥舞西

学断剑切割自家血脉。透过中西之争看到古今之争,进而把古今之争视为现代文教问题的关键,於庚续清末以来我国学界理解西方传统的未竟之业,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经典与解释”编译规划自 2003 年起步以来,迄今已出版二百余种,以历代大家或流派为纲目的子系初见规模。经重新调整,“经典与解释”编译规划将以子系为基本格局进一步拓展,本丛编以标举西学古今之别为纲,为学界拓展西学研究视域尽绵薄之力。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经典编译部甲组

2010 年 7 月

## 中译本前言

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果戈理与鬼》最初连载于梅氏夫妇1902年11月创办的《新路》杂志的头几期上,题为《果戈理与马特维神父》,后于1906年以《果戈理与鬼》为书名出版单行本,又于1909年以《果戈理——创作,生活和宗教》为书名再版。该书分为两部,第一部为“创作”,含9章;第二部为“生活与宗教”,含14章。可以看出,这是梅列日科夫斯基又一部文学批评的鸿篇巨制,与他此前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1901-1902)有着结构上的相似(其第一部为“生活与创作”,第二部为“宗教”)。这是第一部大型的从宗教哲学角度揭示果戈理的“真正最严肃”(罗赞诺夫语)的著作。

怎样理解《果戈理与鬼》?最初的题目《果戈理与马特维神父》,完全是由那次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竭力促成的“世俗界”和“宗教界”相遇的“宗教-哲学会议”上的问题构成的。而会议的主要问题正是梅列日科夫斯基当时思考的主要问题:即基督教的体现;有关尘世肉体世界的基督化,亦即基督教的“肉体化”问题。也就是说,在写该书时,梅列日科夫斯基是从思考基督教的肉体性和社会性的角度,来思考果戈理与马特维神父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也就是,在“果戈理的艺术”问题中,是否包含着“基督教的肉体化”问题;果戈理是否应该像马特维神父要求的那样,为了“基督教”而放弃“艺术”。按照吉皮乌斯的说法,《果戈理与马特维神父》的一部分作为专题报告,曾在一次会议上宣读了;而其最重要的部分,梅列日科夫斯基决定在都主教的大修道院直接读给他听,并相信,如果一部分人不理解,那么一定会有另一部分人理解。他觉得都主教可以“全

部理解”。这也就是说,梅列日科夫斯基是将这一问题直接提给教会的。“果戈理与马特维神父”的关系问题,正像那次会议上瓦连京·特尔纳采夫的主题发言《知识分子与教会》,是“知识分子”与“教会”的关系问题。

后来《果戈理与马特维神父》以《果戈理与鬼》出版,这已是对果戈理研究的深化,即揭示出果戈理的一生(无论是创作,还是生活)的一个核心主题:与鬼的斗争。罗赞诺夫指出,梅列日科夫斯基揭示了“果戈理一生都在捉鬼,与鬼斗争”的神秘主义主题。这是从宗教哲学的角度全面探讨果戈理的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09年版名为《果戈理——创作,生活和宗教》了。

《果戈理与鬼》揭示果戈理作品的神秘本质,揭示其作品中的魔鬼形象,亦即揭示最神秘的俄罗斯作家果戈理。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发现,在梅列日科夫斯基那里,“作者”(现实的人)和“主人公”之间完全没有界限,他在两者之间没有做严格的区分。被揭示的各种实体的“鬼”(赫列斯塔科夫,反基督-乞乞科夫,《狄康卡近乡夜话》里的鬼),与其说是作品里的人物,不如说就是作者果戈理本人。梅列日科夫斯基把这些都当做事实来接受:果戈理从自己身上写出了赫列斯塔科夫,一风儿吹透的果戈理的外衣启发了他的小说《外套》的构思等等。因此在梅列日科夫斯基那里“作者”和“主人公”常常是游移互串的。

梅列日科夫斯基在书中指出,魔鬼作为神秘之本质和现实之本质,集中了永恒的恶。果戈理的鬼——“是存在本体的中间地带,是所有深度与高度的否定,是永恒的平面,永恒的鄙俗”。“在人类世界的‘无所事事’、空虚、鄙俗中,不是人,而是魔鬼本身——‘谎言之父’,以赫列斯塔科夫或乞乞科夫的形象出现的魔鬼本身——编造着自己永恒的、全世界的‘谣言’。”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实质上,魔鬼主题——即“无条件的、永恒的和全世界的恶的现象,永恒状态的鄙俗”——是其整个创作历程的唯一主题。从《狄康卡近乡夜话》开始,作家就时常面对渗透我们整个世界的恶的问题,而且是



人格化了的恶。果戈理本人这样表述自己的课题：“很久以来，我只忙于一件事，即让人们读了我的作品之后，开始尽情地嘲笑小鬼。”因此，他所有创作的主要目的即是“把小鬼描写成小丑”，嘲笑他。现代人经由梅列日科夫斯基几近迷狂式的描述，发现了果戈理的这一创作风格，以及他对人类之鄙俗这一永恒的恶最犀利的揭露，最重要的是，发现了从果戈理开始的俄罗斯文学的宗教意识探索，“诗的终结——宗教的开始”。

这本书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和哲人写另一个伟大的作家和哲学家，没有人比梅列日科夫斯基做得更好了。其独特的内涵与视角，精辟而深刻的分析，深深吸引了我们；因为他，我们真正地为自己打开了果戈理。在梅列日科夫斯基和罗赞诺夫的批评著作<sup>①</sup>之后，不可能再把果戈理看作彻底的现实主义者，把他的作品只看作忠实地准确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俄国的现实<sup>②</sup>。这也正是别尔嘉耶夫所指出的“果戈理的非现实主义性”，即他的象征性、神秘性和宗教性<sup>③</sup>。

该书第一版书名为《果戈理与鬼》（1906年），第二版书名为《果戈理：创作，生活与宗教》（1909年）。这个中译本仍沿用第一版书名，因为这个书名已广为人知。译本中楷体为原文斜体，黑体为原文大写体；若非特别注明，注释皆属译者注。

耿海英

2012年12月于津

---

① 见附录1。

② 见附录2。

③ 见附录3。

# 目 录

中译本前言(耿海英) .....	1
------------------	---

## 第一部 创作

第一章 .....	3
第二章 .....	6
第三章 .....	19
第四章 .....	25
第五章 .....	30
第六章 .....	32
第七章 .....	38
第八章 .....	47
第九章 .....	51

## 第二部 生活与宗教

第一章 .....	59
第二章 .....	67
第三章 .....	76
第四章 .....	85
第五章 .....	94
第六章 .....	102
第七章 .....	109
第八章 .....	112

## 2 果戈理与鬼

第九章	.....	121
第十章	.....	129
第十一章	.....	131
第十二章	.....	138
第十三章	.....	142
第十四章	.....	146
附录 1 罗赞诺夫论果戈理	.....	151
附录 2 勃留索夫论果戈理	.....	156
附录 3 别尔嘉耶夫论果戈理	.....	187

## 第一部 创作



## 第一章

正如果戈理自己承认的那样，“怎样把小鬼描写成小丑”——这是其整个一生创作的主旨。“很久以来，我只忙于一件事，即让人们读了我的作品之后，开始尽情地嘲笑小鬼”（1847年4月27日从那不勒斯给舍维廖夫[Шевырев]的信）。

在果戈理的宗教认识中，魔鬼就是神秘之本质和现实之本质，在其身上集中了上帝的否定、永恒的恶。果戈理，作为艺术家，借助“笑”之光研究这一神秘本质的属性；作为一个人，借助“笑”之武器与这一现实本质做斗争。果戈理的笑，就是人与魔鬼的斗争。

上帝是无限的，是存在的始与终；魔鬼是上帝的否定，因而，也是无限的否定，一切始与终的否定。魔鬼是有始的和未完成的，冒充无始和无终；魔鬼是存在本体的中间地带，是所有深度与高度的否定，是永恒的平面，永恒的鄙俗。果戈理创作的唯一主题正是这一意义上的魔鬼，也就是作为现象的、在所有时间与地点和环境——历史的、民族的、国家的、社会的——都可以观察到的“人的永恒的鄙俗”，无条件的、永恒的和全世界的恶的现象，永恒状态（sub specie aeterni）的鄙俗。

关于我，人们已经谈论了许多，评论我的某些侧面，但我最主要的实质并没有搞清楚。只有普希金一人感觉到了它，他总是对我说，还没有一个作家有这样的天赋，能够将生活的鄙俗如此清晰地展示出来，能够如此有力地刻画出庸俗人的鄙俗，以至所有滑落在人们视线之外的微小的细节，都特写般地呈现在所有人眼前。这就是我主要的特征，只属于我一人的、其他

作家根本没有的东西。(《与友人书简选》[《Выбранные места из переписки с друзьями》],第十八章,第3节)

在对道德规范的严重破坏中,在罕见的令人发指的恶行中,在震撼人心的悲剧结局中,人们看到了恶。而果戈理却第一个看到了人们看不见的但却最可怕的永恒的恶不在悲剧中,而在整个无悲剧中;不在力量中,而在无力中;不在极端的无理性中,而在过于理智的中庸中;不在尖锐与深度中,而在迟钝与平面中。整个人类感情与思想的鄙俗,不在最大中,而在最小中。果戈理为道德评价做了莱布尼茨为数学做的事情——就像莱布尼茨发现了有级差的微积分学一样,他发现了无限小的善与恶的无限大的意义。他第一个明白,魔鬼正是那个渺小——却因我们自己的渺小而显得伟大的东西;正是那个软弱——却因我们自己的软弱而显得强大的东西。他说:

我称呼事物直呼其名,也就是直接称魔鬼为魔鬼,不给它穿任何华丽的服装——像拜伦那样;并且,我知道,它是穿着燕尾服的……魔鬼已经不带任何面具地登场了:它以自己的本来面目出现了。

魔鬼的主要力量在于,它能够显得非其所是。是中间,却显得是两极之一——世界的无限两极,时而是反抗圣父和圣灵的圣子-肉体,时而是反抗圣子-肉体的圣父和圣灵;是造物,却显得是造物主;是黑暗,却显得是朝霞;是因循守旧的,却显得是自由开放的;是可笑的,却显得是嘲笑者。梅菲斯特的笑、该隐的骄傲、普罗米修斯的力量、撒旦的智慧、超人的自由——这就是出现在各个世纪各个民族的各式各样的“华丽的服装”,这个永恒的替身、食客、上帝的猴子的各种面具。果戈理第一个看到了不带面具的魔鬼,看到了它的真面孔——可怕的,但不是因它的非凡而是因它的平庸鄙俗而可

怕的面孔；他第一个明白，魔鬼的面孔不是遥远的、陌生的、怪异的、虚幻的，而正是身边的、熟悉的、现实的“人的，太人的”的面孔，众人的面孔，“就像每人拥有的”面孔，几乎就是我们自己在不敢成为自己且情愿成为“像众人”一样时的面孔。

果戈理的两个主要人物——赫列斯塔科夫(Хлестаков)和乞乞科夫(Чичиков)——是现代俄罗斯的两种面孔的本质，是永恒的、全世界的恶——“人的永恒的鄙俗”的两种位格。按普希金的话说，就是两个魔鬼的形象。

充满灵感的幻想家赫列斯塔科夫和积极实干的商人乞乞科夫——在这两副相对立的面孔后面隐藏着连接他们的第三副面孔——“不带面具的”、“穿着燕尾服的”、以“自己的本来面目出现”的魔鬼面孔，我们永恒的同貌人的面孔——像照在镜子里一样，他在自己身上呈现着我们本身的影像，他说道：你们笑什么？你们在笑自己呢！



## 第二章

您给这畜生(小鬼)一记耳光好了,也不必因此有什么惭愧。他就是个蹩脚的文人,整个儿就是气儿吹的。他就是个小官吏,跑到小城来像要办什么案子,大肆吹嘘蒙骗所有人,见人就严加申斥、大喊大叫。只要谁稍微胆怯些、退让些,他立刻就耍起威风;可你一还击,他马上就夹起尾巴。是我们把他打造成大人物的,而实际上鬼知道他是什么东西。正如谚语所说的:小鬼向世人吹嘘说能掌管世界,可上帝连猪都不让他管。恐吓、吹嘘、让人垂头丧气——这就是他的事儿。(果戈理致阿克萨科夫[Аксаков]的信,1844年5月16日)

很容易猜出,谁是这个“跑到小城来像要办什么案子的小官吏”,就是那个充当钦差大臣训斥所有人的家伙。

在《死魂灵》的草稿笔记上果戈理写道:

谣言满天飞的整个城市——就是整个人类大多数人的无所事事的生活(即鄙俗)的缩影……怎样使全世界各类鄙俗的图景与这城市的鄙俗联系起来?怎样把这城市的鄙俗归结为整个世界的鄙俗?

因此,同样像果戈理自己承认的那样,在他的两部最伟大的作品——《钦差大臣》(《Ревизор》)和《死魂灵》(《Мертвые души》)中——[十九世纪]20年代的俄罗斯外省的图景,除了显在的意义,还具有某种隐秘的意义,永恒的、全世界的、“缩影的”,或如我们现